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新話 第一卷

水宮慶會錄

至正甲申歲，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閒坐，忽有力士二人，黃巾繡袄，自外而入，致敬於前曰：「廣利王奉邀。」善文驚曰：「廣利洋海之神，善文塵世之士，幽顯路殊，安得相及？」二人曰：「君但請行，毋用辭阻。」遂與之偕出南門外，見大紅船泊於江汜。登船，有兩黃龍挾之而行，速如鳳雨，瞬息已至。止於門下，二人入報。頃之，請入。廣利降階而接曰：「久仰聲華，坐屈冠蓋，幸勿見訝。」遂延之上階，與之對坐。

善文踟躕退遜。廣利曰：「君居陽界，寡人處水府，不相統攝，可毋辭也。」善文曰：「大王貴重，僕乃一介寒儒，敢當盛禮！」固辭。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電參軍、鰲主簿者，趨出奏曰：「客言是也，王可從其所請，不宜自損威德，有失觀視。」廣利乃居中而坐，別設一榻於右，命善文坐。乃言曰：「敝居僻陋，蛟鱷之與鄰，魚蟹之與居，無以昭示神威，闡揚帝命。今欲別構一殿，命名靈德，工匠已舉，木石咸具，所乏者惟上梁文爾。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，蘊濟時之略，故特奉邀至此，幸為寡人製之。」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，捧文犀之管，并鮫綉丈許，置善文前。善文俯首聽命，一揮而就，文不加點。其詞曰：

伏以天壤之間，海為最大；人物之內，神為最靈。既屬香火之依歸，可乏廟堂之壯麗？是用重營寶殿，新揭華名；掛龍骨以為梁，靈光耀日；緝魚鱗而作瓦，瑞氣蟠空。列明珠白璧之簾櫳，接青雀黃龍之舸艦。瑣窗啟而海色在戶，繡闥開而雲影臨軒。兩順風調，鎮南溟八千餘里；天高地厚，垂後世億萬斯年。通江漢之朝宗，受溪湖之獻納。天吳紫鳳，紛紜而到；鬼國羅剎，次第而來。巋然著魯靈光，美哉如漢景福。控蠻荆而引甌越，永壯宏觀；叫閭闔而呈琅玕，宜興善頌。遂為短唱，助舉修梁。

拋梁東，方丈蓬萊指顧中。笑看扶桑三百尺，金雞啼罷日輪紅。

拋梁西，弱水流沙路不迷。後衣瑤池王母降，一雙青鳥向人啼。

拋梁南，巨浸漫漫萬族涵。要識封疆寬幾許？大鵬飛盡水如藍。

拋梁北，眾星絢爛環辰極。遙瞻何處是中原？一發青山浮翠色。

拋梁上，乘龍夜去陪天仗。袖中奏罷一封書，盡與蒼生除禍瘴。

拋梁下，水族紛綸承德化。清曉頻聞贊拜聲，江坤河伯朝靈駕。

伏願上梁之後，萬族歸仁，百靈仰德。珠宮貝闕，應無上之三光，袞衣繡裳，備人間之五福。

書罷，進呈。廣利大喜。卜日落戍，發使詣東西北三海，請其王赴慶殿之會。翌日，三神皆至，從者千乘萬騎，神鮫毒蜃，踴躍後先，長鯨大鯤，奔馳左右，魚頭鬼面之卒，執旌旄而操戈戟者，又不知其幾多也。是日，廣利頂通天之冠，御繹紗之袍，乘碧玉之圭，趨迎於門，其禮甚肅。三神亦各盛其冠冕，嚴其劍珮，威儀極儼恪，但所服之袍，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。敘暄涼畢，揖讓而坐。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，方欲與三神敘禮，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，鐵冠而長髯者，號赤鯀公，躍出廣利前而請曰：

「今茲貴殿落成，特為三王而設斯會，雖江漢之長，川澤之君，咸不得預席，其禮可謂嚴矣。彼白衣而末坐者為何人斯？乃敢於此唐突也！」廣利曰：「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，吾構靈德殿，請其作上梁文，故留之在此爾。」廣淵遽言曰：「文士在座，汝烏得多言？姑退！」赤鯀公乃赧然而下。已而酒進樂作，有美女二□人，搖明璫，曳輕裾，於筵前舞凌波之隊，歌凌波之詞曰：

若有人兮波之中，折楊柳兮采芙蓉。振瑤環兮瓊珮，鏗鏘鳴兮玲瓏。衣翩翩兮若驚鴻，身矯矯兮如游龍。輕塵生兮羅襪，斜日照兮芳容。蹇獨立兮西復東，羌可遇兮不可從。忽飄然而長往，御冷冷之輕鳳。

舞竟，復有歌童四□輩，倚新妝，飄香袖，於庭下舞採蓮之隊，歌採蓮之曲曰：

桂棹兮蘭舟，泛波光兮遠遊。捐予玦兮別浦，解予珮兮芳洲。波搖搖兮舟不定，折荷花兮斷荷柄。露何為兮沾裳？風何為兮吹鬢？棹歌起兮彩袖揮，翡翠散兮鴛鴦飛。張蓮葉兮為蓋，緝藕絲兮為衣。日欲落兮風更急，微煙生兮淡月出。早歸來兮難久留，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。

二舞既畢，然後擊靈鼉之鼓，吹玉龍之笛，眾樂畢陳，觥籌交錯。於是東西北三神，共捧一觥，致善文前曰：「吾等僻處遐陬，不聞典禮，今日之會，獲睹盛儀，而又幸遇大君子在座，光采倍增，願為一詩以記之，使流傳於龍宮水府，抑亦一勝事也。不知可乎？」善文不可辭，遂獻水宮慶會詩二□韻：

帝德乾坤大，神功嶺海安。

淵宮舟楫宇，水路息波瀾。

列爵王侯貴，分符地界寬。

威靈聞赫羿，事業保全完。

南極常通奏，炎方永授官。

登堂朝玉帛，設宴會衣冠。

鳳舞三簷盡，龍馱七寶鞍。

傳書雙鯉躍，扶輦六鰲蟠。

王母調金鼎，天妃捧玉盤。

杯凝紅琥珀，袖拂碧琅玕。

座上湘靈舞，頻將錦瑟彈。

曲終漢女至，忙把翠旗看。

瑞霧迷珠箔，祥煙繞畫欄。

屏開雲母瑩，簾卷水晶寒。

共飲三危露，同餐九轉丹。

良辰宜醕酌，樂事稱盤桓。

異味充喉舌，靈光照肺肝。

渾如到兜率，又似夢邯鄲。

獻酢陪高台，歌呼得盡歡。

題詩傳勝事，春色滿毫端。

詩進，座間大悅。已而，日落咸池，月生東谷，諸神大醉，傾扶而出，各歸其國，車馬駢闐之聲，猶逾時不絕。明日，廣利特沒一宴，以謝善文。宴罷，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□，通天之犀二，為潤筆之資，覆命二使送之還郡。善文到家，攜所得於波斯寶肆鬻焉，獲財億萬計，遂為富族。後亦不以功名為意，棄家修道，遍游名山，不知所終。

三山福地誌

元自實，山東人也。生而質鈍，不通詩書。家頗豐殖，以田莊為業。同里有繆君者，除得閩中一官，缺少路費，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。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，不問其文券，如數貸之。至正末，山東大亂，自實為群盜聽劫，家計一空。時陳有定據守福建，七閩頗安。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，將訪繆君而投托焉。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，當道用事，威權隆重，門戶赫奕。自實大喜，然而患難之餘，跋涉道途，衣裳襤褸，容貌憔悴，未敢遽見也。乃於城中僦屋，安頓其妻孥，整飾其冠服，卜日而往。適值繆君之出，拜於馬首。初似不相識，及敘鄉井，通姓名，方始驚謝。即延之入室，待以賓主之禮。良久，啜茶而罷。

明日，再往，酒果三杯而已，落落無顧念之意，亦不言銀兩之事。自實還家，旅寓荒涼，妻孥怨詈曰：「汝萬里投人，聽幹何事？今為三杯薄酒所賣，即便不出一言，吾等何所望也！」自實不得已，又明日，再往訪焉，則似已厭之矣。自實方欲啟口，繆君遽曰：「向者承借路費，銘心不忘，但一宦蕭條，俸入微薄，故人遠至，豈敢辜恩，望以文券付還，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。」自實悚然曰：「與君共同鄉里，自少交契深密，承命周急，素無文券，今日何以出此言也？」繆君正色曰：「文券承有之，但恐兵火之後，君失之耳。然券之有無，某亦不較，惟望寬其程限，使得致力焉。」自實唯唯而出，怪其言辭矯妄，負德若此，羝羊觸藩，進退維谷。

半月之後，再登其門，惟以溫言接之，終無一錢之惠。展轉推托，遂及半年。市中有一小庵，自實往繆君之居，適當其中路，每於門下憩息。庵主軒輅翁者，有道之士也，見其往來頗久，與之敘話，因而情熟。時值季冬，已迫新歲，自實窮居無聊，詣繆君之居，拜且泣曰：「新正在邇，妻子饑寒，囊乏一錢，瓶無儲粟。向者銀兩，今不敢求，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，下壺饗而救鬻桑之餓，此則故人之賜也。伏望憐之憫之，哀之恤之！」遂匍匐於地。繆君扶之起，屈指計日之數，而告之曰：「更及一旬，當是除夕，君可於家專待，吾分祿米二石及銀二錠，令人馳送於宅，以為過歲之資，幸勿以少為怪。」且又再三丁寧。毋用他出以候之。自實感謝而退。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。

至日，舉家懸望，自實端坐於床，令稚子於里門覘之。須臾，奔入曰：「有人負米至矣。」急出俟焉，則越其廬而不顧。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，趨往問之，則曰：「張員外之饋館賓者也。」默然而返。頃之，稚子又入告曰：「有人攜錢來矣。」急出迎焉，則過其門而不入。再往扣之，則曰：「李縣令之贖遊客者也。」憮然而慚。如是者凡數度。

至晚，竟絕影響。明日，歲旦矣，反為所誤，粒米束薪，俱不及辦，妻子相向而哭。自實不勝其憤，陰礪白刃，坐以待旦。雞鳴鼓絕，遂投繆君之門，將俟其出而刺之。是時，晨方未啟，道無行人，惟小庵中軒輅翁方明燭轉經，當門而坐，見自實前行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輩從之，或握刀劍，或執椎鑿，披頭露體，勢甚兇惡；一飯之頃，則自實復回，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，或擊幢蓋，或舉旌幡，和容婉色，意甚安閒。軒輅翁叵測，謂其已死矣。誦經已罷，急往訪之，則自實固無恙。坐定，軒輅翁問曰：「今日之晨，子將奚適？何其去之匆匆，而回之緩緩也？願得一聞。」

自實不敢隱，具言：「繆君之不義，令我狼狽！今早實礪霜刃於懷，將往殺之以快意，及至其門，忽自思曰：『彼實得罪於吾，妻子何尤焉。且又有老母在堂，今若殺之，其家何所依？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也。』遂隱忍而歸耳。」

軒輅翁聞之，稽首而賀曰：「吾子將有後祿，神明已知之矣。」自實問其故。翁曰：「子一念之惡，而凶鬼至；一念之善，而福神臨。如影之隨形，如聲之應響，固知暗室之內，造次之間，不可蔭心而為惡，不可造罪而損德也。」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之，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。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。至晚，自投於三神山八角井中。其水忽然開闢，兩岸皆石壁如削，中有狹徑，僅通行履。自實捫壁而行，將數百步，壁盡路窮，出一弄口，則天地明朗，日日照臨，儼然別一世界也。見大宮殿，金書其榜曰：「三山福地。」

自實瞻仰而入，長廊畫靜，古殿煙消，徘徊四顧，闕無人蹤，惟聞鐘磬之聲，隱隱於雲外。饑餒頗甚，行末能前，困臥石壇之側。忽一道士，曳青霞之裾，振明月之珮，至前呼起之，笑而問曰：「翰林識旅遊滋味乎？」自實拱而對曰：「旅遊滋味，則盡足矣。翰林之稱，一何誤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聖殿乎？」自實曰：「某山東鄙人，布衣賤士，生歲四口，目不知書，平生未嘗遊覽京國，何有草詔之說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子應為飢火所惱，不暇記前事耳。」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，曰：「此謂交梨火棗也。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。」

自實食訖，惺然明悟，因記為學士時，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，如昨日焉。遂請於道士曰：「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？」道士曰：「子亦無罪，但在職之時，以文學自高，不肯汲引後進，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；以爵位自尊，不肯接納游士，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。」

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：「某人為丞相。而貪饕不止，賄賂公行，異日當受何報？」道士曰：「彼乃無厭鬼王，地下有□爐以鑄其橫財，今亦福滿矣，當受幽囚之禍。」又問曰：「某人為平章，而不戢軍士，殺害良民，異日當受何報？」道士曰：「彼乃多殺鬼王，有陰兵三百，皆銅頭鐵額，輔之以助其虐，今亦命衰矣，當受割截之殃。」又問：「某人為監司，而刑罰不振；某人為郡守，而賦役不均；某人為宣慰，不聞所宣之何事；某人為經略，不聞所略之何方，然則當受何報也？」道士曰：「此等皆已枉械加其身，縲紲系其頸，腐肉穢骨，待戮余魂，何足算也！」

自實因舉繆君負債之事。道士曰：「彼乃王將軍之庫子，財物豈得妄動耶？」道士因言：「不出三年，世運變革，大禍將至，甚可畏也。汝宜擇地而居，否則恐預池魚之殃。」自實乞指避兵之地。道士曰：「福清可矣。」又曰：「不若福寧。」言訖，謂自實曰：「汝到此久，家人懸望，今可歸矣。」

自實告以無路，道士指一徑令其去，遂再拜而別。行二里許，於山後得一穴出，到家，則已半月矣。急攜妻子逕往福寧村中，墾田治圃而居。揮鏹之際，鏗然作聲，獲癡銀四錠，家遂稍康。其後張氏奪印，達丞相被拘，大軍臨城，陳平章遭擄，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，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，家資皆歸之焉。以歲月記之，僅及三載，而道士之言悉驗矣。

華亭逢故人記

松江士人有全、賈二子者，皆富有文學，豪放自得，嗜酒落魄，不拘小節，每以遊俠自任。至正末，張氏居有浙西，松江為屬郡。二子來往其間，大言雄辯，旁若無人。豪門巨族，望風承接，惟恐居後。全有詩曰：

華髮衝冠感二毛，西風涼透鶴鵝袍。

仰天不敢長嘯氣，化作虹霓萬丈高。

賈亦有詩曰：

四海干戈未息肩，書生豈合老林泉！

袖中一把龍泉劍，撐拄東南半壁天。

其詩大率類是，人益信其自負。吳元年，國兵圍姑蘇，未撥。上洋人錢鶴皋起兵援張氏，二子自以嚴莊、尚讓為比，杖策登門，參其謀議，遂陷嘉興等郡。未幾，師潰，皆赴水死。

洪武四年。華亭士人石若虛，有故出近郊。素與二子友善，忽遇之於途，隨行僮僕救人，氣象宛如平昔。迎謂若虛曰：「石君無恙乎？」若虛忘其已死，與之揖讓，班荆而坐于野，談論逾時。

全忽慨然長歎曰：「諸葛長民有言：『貧賤長思富貴，富貴復履危機。』此語非確論。苟慕富貴，危機豈能避？世間寧有揚州鶴耶？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。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，臨死乃云：『我本在家鋤菜，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！』陋哉斯言，足以發千古一笑也！」

賈曰：「黑闥何足道！如漢之田橫，唐之李密，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。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，恥更稱臣，逃居海島，可以死矣，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，行至東都而死。密之起兵，唐祖以書賀之，推為盟主，及兵敗入關，乃望以台司見處，其無知識如此！大丈夫死即死矣，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？夫韓信建炎漢之業，卒受誅夷；劉文靜啟晉陽之祚，終加戮辱。彼之功臣尚爾，於他人何有哉！」

全曰：「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，檄武氏之惡，及兵敗也，復能優遊靈隱，詠桂子天香之句。黃巢擾亂唐室，罪下容誅，至於事敗，乃削髮被緇，逃遁蹤跡，題詩云：『鐵衣著盡著僧衣。』若二人者，身為首惡，而終能脫禍，可謂智術之深矣。」賈笑曰：「審如此，吾輩當愧之矣！」全遽曰：「故人在墜，不必閒論他事，徒增傷感爾。」

因解所御綠裘，令僕於近村質酒而飲。酒至，飲數巡，若虛請於二子曰：「二公平日篇什，播在人口，今日之會，可無佳制以記之乎？」於是籌思移時，全詩先成，即吟曰：

幾年兵火接天涯，白骨叢中度歲華。
杜宇有冤能泣血，鄧攸無子可傳家。
當時自詫遼東豕，今日翻成井底蛙。
一片春光誰是主，野花開滿蒺藜沙。

賈繼詩曰：

漠漠荒郊鳥亂飛，人民城郭歎都非。
沙沉枯骨何須葬，血污遊魂不得歸。
麥飯無人作寒食，綈袍有淚哭斜暉。
生存零落皆如此，惟恨平生壯志違。

吟已，若虛駭曰：「二公平日吟詠極宕，今日之作，何其哀傷之過，與疇昔大不類耶？」二人相顧無語，但愀然長嘯數聲。須臾，酒罄，告別而去。行及數步，闕無所見。若虛大驚，始悟其死久矣。但見林梢煙暝，嶺首日沉，烏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。急投前村酒家，訪其歷以取質酒之裘視之，則觸手紛紛而碎，若蝶翅之搏風焉。若虛借宿酒家，明早急回。其後再下敢經由是路矣。

金鳳釵記

大德中，揚州富人防禦居春風樓側，與宦族崔君為鄰，交契甚厚。崔有子曰興哥，防禦有女曰興娘，俱在襁褓。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，防禦許之，以金鳳釵一隻為約。既而崔君游宦遠方，凡一五年，並無一字相聞。

女處閨闈，年九矣。其母謂防禦曰：「崔家郎君一去五年，不通音耗，興娘長成矣，不可執守前言，令其挫失時節也。」防禦曰：「吾已許吾故人矣，況成約已定，吾豈食言者也。」女亦望生不至，因而感疾，沉綿枕席，半歲而終。父母哭之慟。

臨斂，母持金鳳釵撫屍而泣曰：「此汝夫家物也，今汝已矣，吾留此安用！」遂簪於其髻而殯焉。

殯之兩月，而崔生至。防禦延接之，訪問其故，則曰：「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，母亦先逝數年矣，今已服除，故不遠千里而至此。」防禦下淚曰：「興娘薄命，為念君故，得疾，於兩月前飲恨而終，今已殯之矣。」因引生入室，至其靈几前，焚楮錢以告之，舉家號慟。

防禦謂生曰：「郎君父母既歿，到途又遠，今既來此，可便於吾家宿食。故人之子，即吾子也，勿以興娘歿故，自同外人。」即令搬挈行李，於門側小齋安泊。

將及半月。時值清明，防禦以女歿之故，舉家上塚。興娘有妹曰慶娘，年七矣，是日亦同往。惟留生在家看守。

至暮而歸，天已曠黑，生於門左迎接；有轎二乘，前轎已入，後轎至生前，似有物墮地，鏗然作聲，生俟其過，急往拾之，乃金鳳釵一隻也。欲納還於內，則中門已闔，不可得而入矣。遂還小齋，明燭獨坐。自念婚事不成，隻身孤苦，寄跡人人門，亦非久計，長歎數聲。

方欲就枕，忽聞剝啄扣門聲，問之不答，斯須復扣，如是者三度。乃啟關視之，則一美姝立於門外，見戶開，遽牽裙而入。生大驚。女低容斂氣，向生細語曰：「郎不識妾耶？妾即興娘之妹慶娘也。向者投釵轎下，郎拾得否？」即挽生就寢。生以其父待之厚，辭曰：「不敢。」拒之甚厲，至於再三。女忽頓爾怒曰：「吾父以子侄之禮待汝，置汝門下，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，將欲何為？我將訴之於父，訟汝於官，必不捨汝矣。」生懼，不得已而從焉。至曉，乃去。

自是暮隱而入，朝隱而出，往來於門側小齋，凡及一月有半。

一夕，謂生曰：「妾處深閨，君居外館，今日之事，幸而無人知覺。誠恐好事多魔，佳期易阻，一旦聲跡彰露，親庭罪責，閉籠而鎖鸚鵡，打鴨而驚鴛鴦，在妾固所甘心，於君誠恐累德。莫若先事而發，懷璧而逃，或晦跡深村，或藏蹤異郡，庶得優遊借老，不致睽離也。」生頗然其計，曰：「卿言亦自有理，吾方思之。」因自念零丁孤苦，素質親知，雖欲逃亡，竟將焉往？嘗聞父言：有舊僕金榮者，信義人也，居鎮江呂城，以耕種為業。今往投之，庶不我拒。至明夜五鼓，與女輕裝而出，買船過瓜州，奔丹陽，訪於村氓，果有金榮者，家甚殷富，見為本村保正。

生大喜，直造其門，至則初不相識也，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，方始記認，則設位而哭其主，捧生而拜於座，曰：「此吾家郎君也。」生具告以故，乃虛正堂而處之，事之如事舊主，衣食之需，供給甚至。生處榮家，將及一年。

女告生曰：「始也懼父母之責，故與君為卓氏之逃，蓋出於不獲已也。今則舊谷既沒，新谷既登，歲月如流，已及期矣。且愛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今而自歸，喜於再見，必不我罪。況父母生我，恩莫大焉，豈有終絕之理？盍往見之乎？」

生從其言，與之渡江入城。將及其家，謂生曰：「妾逃竄一年，今遽與君同往，或恐逢彼之怒，君宜先往覘之，妾艤舟於此以俟。」臨行，復呼生回，以金鳳釵授之，曰：「如或疑拒，當出此以示之，可也。」生至門，防禦聞之，欣然出見，反致謝曰：「日昨顧待不周，致君不安其所，而有他適，老夫之罪也。幸勿見怪！」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視，但稱「死罪」，口不絕聲。防禦曰：「有何罪過？遽出此言。願賜開陳，釋我疑慮。」

生乃作而言曰：「曩者房帷事密，兒女情多，負不義之名，犯私通之律，不告而娶，竊負而逃，竄伏村墟，遷延歲月，音容久阻，書問莫傳，情雖篤於夫妻，恩敢忘乎父母！今則謹攜令愛，同此歸寧，伏望察其深情，恕其重罪，使得終能偕老，永遂又於飛。大人有溺愛之恩，小子有宜家之樂，是所望也，惟冀憫焉。」防禦聞之，驚曰：「吾女臥病在床，今及一歲，餽粥不進，轉側需人，豈有是事耶？」

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，故飾詞以拒之，乃曰：「目今慶娘在於舟中，可令人舁取之來。」防禦雖不信，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，至則無所見。方詰怒崔生，責其妖妄，生於袖中，出金鳳釵以進。防禦見，始大驚曰：「此吾亡女興娘殉葬之物也，胡為而至此哉？」

疑惑之際，慶娘忽於床上欬然而起，直至堂前，拜其父曰：「興娘不幸，早辭嚴侍，遠棄荒郊，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，今之來此，意亦無他，特欲以愛妹慶娘，續其婚耳。如所請肯從，則病患當即痊除；不用妾言，命盡此矣。」舉家驚駭，視其身則慶娘，而言詞舉止則興娘也。父詰之曰：「汝既死矣，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？」對曰：「妾之死也，冥司以妾無罪，不復拘禁，得隸後士夫人帳下，掌傳箋奏。妾以世緣未盡，故特給假一年，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。」

父聞其語切，乃許之，即斂容拜謝，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為別。且曰：「父母許我矣！汝好作嬌客，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。」言訖，慟哭而仆於地，視之，死矣。急以湯藥灌之，移時乃蘇，疾病已去，行動如常，問其前事，並不知之，殆如夢覺。遂涓吉續崔生之婚。生感興娘之情，以釵貨於市，得鈔二□錠，盡買香燭楮幣，賚詣瓊花觀，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。復見夢於生曰：「蒙君薦拔，尚有餘情，雖隔幽明，實深感佩。小妹柔和，宜善視之。」生驚悼而覺。從此遂絕。嗚呼異哉！

聯芳樓記

吳郡富室有姓薛者，至正初，居於閶門外，以糶米為業。有二女，長曰蘭英，次曰蕙英，皆聰明秀麗，能為詩賦。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，名曰蘭蕙聯芳之樓。適承天寺僧雪窗，善以水墨寫蘭蕙，乃以粉塗四壁，邀其繪畫於上，登之者謫然如入春風之室矣。二女日夕於其間吟詠不輟，有詩數百首，號《聯芳集》，好事者往往傳誦。時會稽楊鐵崖制西湖《竹枝曲》，和者百餘家，鏤版書肆。二女見之，笑曰：「西湖有《竹枝曲》，東吳獨無《竹枝曲》乎？」乃效其體，作蘇台《竹枝曲》□章曰：

姑蘇台上月團團，姑蘇台下水潺潺。
月落西邊有時出，水流東去幾時還？
館娃宮中麋鹿游，西施去泛五湖舟。
香魂玉骨歸何處？不及真娘葬虎丘。
虎丘山上塔層層，夜靜分明見佛燈。
約伴燒香寺中去，自將釵釧施山僧。
門泊東吳萬里船，烏啼月落水如煙。
寒山寺裡鐘聲早，漁火江楓惱客眠。
洞庭金柑三寸黃，笠澤銀魚一尺長。
東南佳味人知少，玉食無由進尚方。
荻芽抽筍棟花開，不見河豚石首來。
早起腥風滿城市，郎從海口販鮮回。
楊柳青青楊柳黃，青黃變色過年光。
妾似柳絲易憔悴，郎如柳絮太顛狂。
翡翠雙飛不待呼，鴛鴦並宿幾曾孤！
生憎寶帶橋頭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。
一網鳳髻綠於雲，八字牙梳白似銀。
斜倚朱門翹首立，往來多少斷腸人。
百尺高樓倚碧天，闌干曲曲畫屏連。
儂家自有蘇台曲，不去西湖唱採蓮。
他作亦皆稱是，其才可可知矣。鐵崖見其稿，手寫二詩於後曰：

由是名播遠邇，咸以為班姬、蔡女復出，易安、淑真而下不論也。其樓下瞰官河，舟楫皆經過焉。

昆山有鄭生者，亦甲族，其父與薛素厚，乃令生輿馭於郡。至則泊舟樓下，依薛為主。薛以其父之故，待以通家子弟，往來無間也。生以青年，氣韻溫和，性質俊雅。夏月於船首澡浴，二女於窗隙窺見之，以荔枝一雙投下。生雖會其意，然仰視飛鸞峻宇，縹緲於霄漢，自非身具羽翼，莫能至也。既而更深漏靜，月墮河傾，萬籟俱寂，企立船舷，如有所俟。忽聞樓窗啞然有聲，顧盼之頃，則二女以鞦韆絨索，垂一竹兜，墜於其前，生乃乘之而上。既見，喜極不能言，相攜入寢，盡繾綣之意焉。長女口占一詩贈生曰：

玉砌雕欄花兩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
妖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

次女亦吟曰：

寶篆煙消燭影低，枕屏搖動鎮幃犀。
風流好似魚游水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

至曉，復乘之而下，自是無夕而不會。二女吟詠頗多，不能盡記。生恥無以答，一夕，見案有剡溪玉葉箋，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：

誤入蓬山頂上來，芙蓉芍藥兩邊開。
此身得似偷香蝶，遊戲花叢日幾回。
二女得詩，喜甚，藏之篋笥。已而就枕，生復索其吟詠。長女即唱曰：
連理枝頭並蒂花，明珠無價玉無瑕。

次女續曰：

合歡幸得逢蕭史，乘興難同訪戴家。

長女又續曰：

羅襪生塵魂蕩漾，瑤釵墜枕鬢。

次女結之曰：

他時洩漏春消息，不悔今宵一念差。

遂足成律詩一篇。又一夕，中夜之後，生忽悵然曰：「我本羈旅，托跡門下；今日之事，尊人憫知。一旦事跡彰聞，恩情間阻，則樂昌之鏡，或恐從此而遂分；延平之劍，不知何時而再合也。」因哽咽泣下。二女曰：「妾之鄙陋，自知甚明。久處閨闈，粗通經史，非不知鑽穴之可醜，韞積之可佳也。然而秋月春花，每傷虛度，雲情水性，失於自持。曩者偷窺宋玉之牆，自獻汴和之璧。感君不棄，特賜俯從，雖六禮之未行，諒一言之已定。方欲同歡衽席，永奉衣巾，奈何遽出此言，自生疑阻？鄭君鄭君，妾雖女子，計之審矣！他日機事彰聞，親庭譴責，若從妾所請，則終奉箕帚於君家；如不遂所圖，則求我於黃泉之下，必不再登他門也。」

一日，登樓，於篋中得生所為詩，大駭。然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，顧生亦少年標緻，門戶亦正相敵，乃以書抵生之父，喻其意。生父如其所請。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問名納彩，贅以為婿。是時生年二□有二，長女年二□，幼女年□八矣。吳下人多知之，或傳之為掌記云。

